



张其成全解六祖坛经

张

著



华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张其成全解六祖坛经

张其成
著



华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张其成全解六祖坛经 / 张其成著 . -- 北京 : 华夏出版社 , 2017.8 (2018.2 重印)

(张其成国学经典全解丛书)

ISBN 978-7-5080-9172-3

I . ① 张… II . ① 张… III . ① 禅宗 - 佛经 - 中国 - 唐代 ② 《六祖坛经》 - 研究
IV . ① B9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77262 号

张其成全解六祖坛经

作 者 张其成

责任编辑 裘挹红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少明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三河市少明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18 年 2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开 本 787×1092 1/16 开

印 张 17.75

字 数 330 千字

定 价 45.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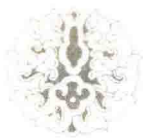
华夏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 100028

网址: www.hxph.com.cn 电话: (010) 64618981

若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联系调换。

目 录

导 读	001
什么是“禅”？	001
《六祖坛经》的文化影响	005
《六祖坛经》的版本流传	007
禅宗第一公案：拈花微笑	009
达摩东来及传法：顿悟禅法初入中土	010
六祖其人及革命：佛教的彻底中国化	012
禅门的五家宗派：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	014
引 言	024
行由品第一	030
般若品第二	073
疑问品第三	102
定慧品第四	118
坐禅品第五	128
忏悔品第六	133
机缘品第七	157
顿渐品第八	207
护法品第九	234
付嘱品第十	243



导 读

什么是“禅”？

在我们当前的文化生活中，“禅”有着广泛的接受度，“禅宗”“禅学”“禅文化”……甚至还有“苹果禅”“健康禅”。那么，“禅”究竟是什么？该是正本清源，还禅本色的时候了。

“禅宗”是“禅”的源头

在古印度灵山法会上，释迦牟尼佛将教外别传的正法眼藏授予大迦叶尊者，即著名的“拈花微笑”公案：世尊拈花，迦叶微笑。这是禅宗的法脉之源，也就是说，禅宗的传承直承佛陀，“禅”是从佛而来的。这一传承在印度经过二十八祖的传付，后由达摩祖师带入中国，建立了影响深远的禅宗。在中国经历二祖到五祖的传法，唐代时传到六祖慧能大师，慧能大师之后开出“一花五叶”的五个宗派：沩仰宗、临济宗、曹洞宗、云门宗、法眼宗。此后，禅门的五家宗派传承不绝，法脉始终没有间断，直到今天。

在汉传佛教中，最有活力和影响力的宗派始终都是禅宗，无论经历怎样的磨难，最先恢复生命力的也是禅宗。太虚大师说：“中华佛法，实以禅宗为骨子，禅衰而趋于净，虽若有江河就下之概，但中华之佛教如能复兴也，必不在于真言密咒与法相唯识，而仍在乎禅，禅兴则元气复而骨力充，中华各宗教之佛法，皆藉之焕发精彩而提高格度矣。”从达摩祖师将这样一个超脱法门带入汉地开始，无数众生便在“不立文字”“直指心性”的风范中领略本性光明的境地。

“禅宗”与“禅学”“禅文化”不同

在传统文化热烈回归，“禅”受到火热关注的当下，无论东西方，人们都喜欢

谈“禅”，把什么都和“禅”挂钩，但多喜欢在“禅”后面加上“文化”二字或者“学”字。那么，“禅”的意义是否等同于或者说受限于“文化”或“学术”呢？这是需要分清的，否则，将直接矮化“禅”的内涵，丧失“禅”的本意。

从“拈花微笑”流传下来的这一心地法门，一直由禅宗全面传承并往下延续。六祖大师秉承达摩祖师的精髓，将这一风范举扬到历史性的高度，其“不立文字”“直指心性”的手眼，本身的性质是超离议论和思想的，而“文化”和“学术”恰恰落在议论和思想的范畴。因此，无论是“禅学”还是“禅文化”，都远不如“禅”本身的意涵全面而真实，不具备“禅宗”脱缠去缚的解脱功能。

钱穆先生说：“自佛教传入中国，到唐代已历四百多年，在此四百多年中，求法翻经，派别纷歧。积存多了，须有如慧能其人者出来完成一番极大的消的工作。他主张不立文字，以心印心，直截了当的当下直指。这一号召令人见性成佛，把过去学佛人对于文字书本那一重担子全部放下。如此的简易方法，使此下全体佛教徒，几乎全向禅宗一门，整个社会几乎全接受了禅宗的思想方法，和求学路径，把过去吃得太多太腻的全消化了。也可说，从慧能大师以下，乃能将外来佛教融入于中国文化中而正式成为中国的佛教。也可说，慧能以前，四百多年间的佛教，犯了‘实’病，经慧能把它根治了。”

“禅”对于中国文化的贡献，正在于打破繁复无尽的思议和概念，粉碎中国人思维系统中已堆积得层层无尽、负担累累的阶级和框架，让中国的读书人彻底放下沉重的心理包袱。所谓“不立文字”，是六祖开出的一剂针对中华文明落入文字窠臼而导致满盘僵滞局面的特效药！

朱熹在晚年的省思中，多次反思早年落入文字窠臼而使学问、功夫皆不得力的歧路。他说：“今一向耽着文字，令此心全体都奔在册子上，更不知有己，便是个无知觉不识痛痒之人，虽读得书，亦何益于吾事邪？”“近觉向来为学，实有向外浮泛之弊，不惟自误，而误人亦不少。方别寻得一头绪，似差简约端的，始知文字言语之外真别有用心处。”“至于文字之间，亦觉向来病痛不少。盖平日解经最为守章句者，然亦多是推衍文义，自做一片文字，非惟屋下架屋，说得意味淡薄，且是使人看者，将注与经作两项工夫做了，下稍看得支离，至于本旨全不相照。”

这里所说的“文字言语之外真别有用心处”，便是禅宗一直强调和直接指示的真心本性。它与文字语言不相关，甚至常常被文字语言所阻碍。而当前“禅学”“禅文化”的视角和落脚点，几乎全部着力于文字语言，这当然不是“禅”的

本色,甚至已经直接偏离“禅”的路线。“禅”不可能只是落脚在“文化”和“学术”上,而是立于“不立文字”的低处,提振“文化”和“学术”的一切文字到高处。这是六祖慧能大师在唐代就做的事。如果今天我们又以文化和学术路线为“禅”定义,只是徒增议论和思想的缠缚。只剩学术概念和思维议论的“禅学”“禅文化”,终将成为满盘皆滞的僵化学术体系中的一部分,不可能再具备禅宗“消化”和“促活”的功能。

对于“禅”,我们需要“禅学”“禅文化”的丰富多姿,这是我们的生活;对于“禅”,我们更需要原汁原味、直指人心的“禅宗”,这是我们的生命。以“禅宗”为灵魂,当灵魂深处的光明本性尽绽无余,“禅学”“禅文化”的浪漫情怀,必将自然回归!

“禅宗”与“禅法”不同

“禅法”的“禅”,是梵语“禅那”的简称,“禅那”的词根是由思维或静虑而来。静虑,换一种翻译方法,就是“禅定”。禅定的“禅”到了中国后有很多意义,最早传到中国来的“禅”字是代表“安那般那”。在道安法师及以前,安那般那的主要修为以数息观、循身观为主,是对于“四念住”的修习,与现在南传佛教内观禅的结构基本一致。在初转法轮(佛陀共有三次转法轮:初转法轮传授四圣谛法要,二转法轮弘扬中观正见,三转法轮阐释如来藏光明)的法要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作“四念处”(也叫“四念住”)。“四念处”的方法随同《阿含经》传入中国,在魏晋时期就已经普遍地开始流行和使用,今天在南传佛教国家以及西方的一些国家很是流行。

“四念处”中有一个部分叫作“循身观”。比如在这里打坐,先确认我在这里打坐,然后从头顶到脚底一一地检验身体上的各个部位,还有哪里没有放松。一边检验,一边不断地调整自己,使它真正地做到放松。古印度的瑜伽技巧,多半把类似的循身解读为放松,循身观从原理上来说有类似性,但是循身观所重视的是



观察,相比较而言更具备渗透能力。这样,身与心逐渐得到同步后,心地就逐渐变得简单,能够与道相应。最开始的修行就是从这些简单的“禅法”入手。

禅宗的“禅”,与安那般那所使用的“禅”不一样。禅宗形成后,直接将最高指标拿到待人接物的细节上,将开悟与明心见性变成首要的事,不像过去安那般那念那样慢慢培养禅定,一步一步修习四禅八定(四禅是色界的四种禅定,八定是色界的四禅与无色界的四无色定)。宗门的禅,并非修定的“禅那”。六祖说:“吾宗以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不论禅定解脱。”而其所说的“外离相为禅,内不乱为定”,是对“无住”“无相”“无念”的阐释。“直指人心”与“见性成佛”才是禅宗的精髓,它超离四禅八定,直取佛果,是“灵山拈花”的真精神。

把“禅”当成修行方法理解的人认为,禅宗只是“禅”的一部分,禅宗的修行只是禅修方法中的一种,这是对禅宗的直接矮化。禅定只是内、外道(“内道”指佛法之道;“外道”并不是贬义,而是说其教义核心不在心的范畴内,是心外之道,因此称为“外道”)共同使用的一种修行方法而已,是诸多方法中的一种,并非禅宗或者佛教才使用,印度的许多修行教派及中国的道家都在使用。禅宗之“禅”,是佛法的全部,能涵摄具体的“禅法”。禅宗设定的第一步修行目标是明心见性,不提倡止、观的分裂修持,一再提倡“十地顿超无难事”,直接与释迦牟尼佛等同。禅宗的修行可以说是直截了当的承担,与中国文化的特质一样,“简化”是禅门五家七宗的共同特点。

“禅”传到西方后,也发生了一些异化。近年来,在互联网上,“佛教”一词的搜索频率有所降低,取而代之的是“禅修”一词。由于西方人物化思维的根深蒂固,他们对任何事物的认识都脱离不了这个大格调,“禅”也不例外。西方的各个学科领域,包括心理学、医学、精神分析学等等,全都是以西方的科学和实验的眼光来解析禅,汲取“禅法”的精华为其发展临床实践和理论突破所用,比如利用禅修来治疗抑郁症、提高军人的体质从而增强作战力等。这一取向把“禅”进行了工具化解析和抽取,使“禅”成为物性文明下“丛林法则”中的新型武器,早已远非佛陀“灵山拈花”的真精神,甚至背离了佛陀传付禅法的本怀:化世间而非世间化。

总而言之,“禅宗”是一切“禅法”的根源,因为一切“禅法”的最终目的都是引导人们回归本心,觉悟本性。谈“禅”,若离开了“禅宗”,一切都将成为无

源之水、无本之木。所有的外围“禅法”，只有在“明心见性”的大纲领下，才能发挥“法”的真实效用，才能不辜负“禅”降临人间的一片悲心。

《六祖坛经》的文化影响

在佛教中，记录佛陀教化众生的真理语录，被称为“契经”（上契诸佛之理，下契众生根机）。除了释迦牟尼佛金口亲宣的典籍之外，佛教中唯一被世人尊称为“经”的，就是传诵千年的《六祖法宝坛经》，简称《法宝坛经》或《坛经》。这是由六祖的门人法海集记的慧能大师的言行录。

《坛经》为什么称为“坛”？这源于刘宋时代，求那跋陀罗三藏法师在广州法性寺创立戒坛，立碑预言“将来当有一位肉身菩萨到此坛受戒”；后在梁天监元年时，智药三藏法师在此坛畔种了一株菩提树，也预言“将来有一位肉身菩萨在此树下开演上乘，度无量众”。唐高宗仪凤元年（公元676年）二月八日，六祖慧能大师即在此坛受具足戒，并在这棵菩提树下开始传佛心印，因此弟子们将六祖前后语录的汇集统称为“坛经”。

历朝以来，禅宗的典籍浩如烟海，而《六祖法宝坛经》正是这汗牛充栋的法宝中的无上宝典。元代德异法师说：“大师始于五羊，终至曹溪，说法三十七年。沾甘露味，入圣超凡者，莫记其数。……五家纲要，尽出《坛经》。”又说：“夫《坛经》者，言简义丰，理明事备，具足诸佛无量法门。”北宋明教契嵩禅师说：“伟乎《坛经》之作也！其本正，其迹效，其因真，其果不谬。前圣也，后圣也，如此起之，如此示之，如此复之，浩然沛乎！”《坛经》这部流传久远的佛学圣典，堪与富丽广阔的《华严经》、圆通畅达的《法华经》媲美，是当之无愧的禅宗典籍之王。

六祖大师以“不立文字”“直指人心”的方式，使来源于印度的佛法彻底中国化，令佛陀的智慧与中国本土三玄（易、老、庄）的智慧水乳交融，形成了别具一格的中国化佛教——禅宗，促成了佛教在中华文明土壤下的辉煌发展。可以说佛教发源于印度，但光大于中国，这一辉煌灿烂局面的开拓者正是六祖慧能大师。太虚大师说“中国汉传佛教的特质在禅”，这正是《六祖坛经》的最佳注脚。

六祖大师化阶级、除思议的手眼，不仅将达摩祖师开创的这一高超法门发挥得淋漓尽致，同时也令中华文明从僵滞的思维讨论和概念包袱中解脱出来，焕发出无尽的人文光彩。《坛经》不但在佛教界居于极其重要的地位，是佛门的革命

性创举,堪称中国佛学思想上一部开创性的经典,而且对唐以后的整个中国文化都产生重要影响。宋明两代理学家的语录中就有清晰的《坛经》思想痕迹,事实上禅宗思想是宋以后儒家理学思想的源头。近代国学大师钱穆先生将之与《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老子》《庄子》《近思录》《传习录》共列为中国人必读的九本书,其在中国学术史上的思想价值是毋庸置疑的。

《坛经》及其指导思想引领下的禅宗,影响并不仅限于中国,而是世界范围的。

当今,在很多西方国家,禅宗已经落地生根,禅文化已深入其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在硅谷,禅修已经成为一种风尚,许多公司都设有专供员工禅坐的禅修中心。西方人瓦茨氏称誉《坛经》为“东方精神文学的最大杰作”。禅宗影响了这些国家政治生活、社会生活、文化生活、艺术生活在内的方方面面,几乎每一个领域都有禅的痕迹。

在亚洲,以与中国毗邻的日本为典型。日本奈良时期,天台僧人将《六祖坛经》介绍到了日本,这是日本佛教与禅门最早的接触。到了镰仓时代(南宋时期),禅宗在日本正式立宗。荣西法师在天台山虚庵怀敞禅师座下得传临济法脉,而后开启了临济宗在日本的传承,日本禅宗由此逐渐兴盛。日本曹洞一脉的开山祖师是道元禅师,他来华求法,最后在天童如净禅师座下参学数年,受曹洞法脉。日本禅宗的禅风超越寺院山门,深深地走入民间生活,走入文学、艺术、武术等各个领域,成为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要素,可以说,禅成了日本的灵魂。禅宗本身也受到日本本土文化的影响,呈现出独具特色的日本禅文化:武士道、茶道、花道……日本茶道受禅宗影响,以“和、敬、清、寂”为基本精神,主张通过在茶室中举行茶会的方式了悟禅法,参透本心;禅宗推崇深远的美学意境,追求简洁质朴的



设计理念,擅长精致细腻的处理手法,深深地影响了日本的传统建筑;禅宗的真实质朴,影响日本形成了独有的典雅、简约的审美意趣和生活风格……

《六祖坛经》是一部阐述人人真心本性的经典,这一部充满生命智慧的宝典,给人类带来的文化价值是无法估量的。《六祖坛经》的传播、禅宗的弘传和禅文化的流行,打破了海峡与国家的界限,使不同民族间的文化有了交流与融通,“禅”的简约、质朴已经深刻融入多国民众的思维习惯之中,成为人们生活形态不可隔离的部分。

《六祖坛经》的版本流传

《坛经》在千百年来流传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多版本。目前学界和教界的考证情况大体如下:

日本学者柳田圣山在《六祖坛经诸本集成》中列举了11个版本:敦煌本、兴圣寺本、金山天宁寺本、大乘寺本、高丽传本、明版南藏本、明版正统本、清代真朴重梓本、曹溪原本、流布本、金陵刻经处本。日本学者田中良昭则认为,《坛经》的版本系统约可分为5种:(1)敦煌本;(2)惠昕本;(3)契嵩本;(4)承继敦煌本系古本与契嵩本而再编的德异本;(5)主要承接契嵩本而再编的宗宝本。台湾的印顺法师著《中国禅宗史》和郭朋著《坛经对勘》均认为,这十余种不同名目的《坛经》版本基本上就是四种:法海本、惠昕本、契嵩本、宗宝本。其他本子大体是这四种版本的翻刻本或传抄本。

此处,我们依照比较公认的观点,选取四个最主要的版本(法海本、惠昕本、契嵩本、宗宝本)为大家略做介绍。

1. 法海本

又称“敦煌本”,是现存最早的《坛经》版本,由于下署“兼受无相戒弘法弟子法海集记”,故世人称“法海本”。

现存的敦煌本有5种抄本,主要根据其中2种进行研究,这2个写本被认为大致成于唐五代时期:一是英国人斯坦因从敦煌遗书中发现,现收藏于大英图书馆,由日本学者矢吹庆辉1923年从大英博物馆翻拍成照片公布于世。二是敦煌名士任子宜1935年在敦煌千佛山的上寺发现的几种敦煌禅宗文献合抄本中的一部分。20世纪80年代,周绍良先生等在敦煌市博物馆发现这个抄本。

2. 惠昕本

因署“宋依真小师邕州罗秀山惠进禅院沙门惠昕”，故世人称“惠昕本”。因由日本学者在日本京都兴盛寺发现，故又有“兴盛寺本”之称。现存的敦煌本为一万二千余字，而惠昕本则有一万四千余字。

据惠昕序后所附晁子健的刊记，惠昕本问世后，先以抄本流行，后于南宋高宗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由晁子健在湖北蕲春“镂版刊行”。这就是今日所见的在日本发现的兴盛寺本。这种版本还在日本真福寺发现了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于泔西刊印的本子。

3. 契嵩本

宋吏部侍郎郎简所撰《六祖法宝记叙》一文称：“然六祖之说，余素敬之，患其为俗所增损，而文字鄙俚繁杂，殆不可考。会沙门契嵩作《坛经赞》，因谓嵩师曰：‘若能正之，吾为出财，模印以广其传。’更二载，嵩果得曹溪古本校之，勒成三卷，灿然皆六祖之言，不复谬妄，乃命工镂板，以集其盛事。”因而此版称“契嵩本”，又称“曹溪原本”。

之后在元朝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僧人德异在“吴中休休禅庵”刊印了一种本子，史称“德异本”，学者研究认为德异本很可能就是契嵩本，但经文已不是三卷，而是一卷十门。

4. 宗宝本

又称“流布本”，是明朝以来流传最广的版本。为元朝僧人宗宝的改编本，此本经文后附有宗宝作于公元1291年的跋文（“至元辛卯夏南海释宗宝跋”）。

宗宝本自称“得《坛经》之大全”，集诸本之大成。这个本子较敦煌本文字几乎增加了一倍，有两万余字，因此遭到的非议也最大。明成化七年（1471年）所刊《曹溪原本》的校对者王起隆指责宗宝本“窜易颠倒，增减删改，大背谬于原本”。其实这并不公正，从目前流行的四种不同版本的内容来看，可以说基本是一致的。

通过上面对四个主要版本的介绍，可以看到《坛经》版本流传的一个主要脉络。每一版本的形成都有其特定的历史因缘，我们应秉持客观严谨的态度，取长补短，以期真正深入了解六祖的本意。正如明代高僧憨山大师在《重刻六祖坛经序》中所说：

“……经本数刻，多有改窜不一。夫水流风动，皆演圆音，又何文之有？”

因文解义,这才是读经的真正目的,也正是《六祖法宝坛经》所提出的“不立文字”这一振聋发聩的主张的苦心和真意。任何对版本流传的研究和探讨,最终都须落归经义,即六祖本心、诸佛本义。否则,一切精致的文字游戏,都将没有真实的意义!千源万流,落归经义——这是我们探讨《坛经》版本流传最终的归宿处。

禅宗第一公案:拈花微笑

世尊在圆寂前不久,于灵山法会付嘱正法眼藏。那一天,在灵鹫山顶,世尊和大众都静默地坐着,此时娑婆世界之主的大梵天王,以千叶妙法莲金光明大婆罗花,双手捧着举过头顶奉献佛陀,然后退后顶礼请佛说法。此时大梵天王将自己的身体化作庄严宝座,请大智如来坐。

世尊受此莲花,坐上宝座,无言无说,但向法会大众,拈起莲花。此时与会的百万人天及比丘众都面面相觑,不知如来的动作是在表示什么。唯有长老摩诃迦叶,知道世尊所示即是无上法门,所以破颜微笑,从座而起,合掌正立,默然无语。

世尊便向大众宣示:“我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总持任持,凡夫成佛,第一义谛,今方付嘱摩诃迦叶。”又说,“一切众生都具足真如法性,但不修行便不能证得,法性亦不显现。诸佛应世就是要让人人都能证悟。今日拈花授记,付正法眼于摩诃迦叶,是诸佛应世密意付嘱的大事,以心传心的究竟法,非思量分别所能理解。一切经者,以此正法眼藏而为佛法正印,一切诸法,以此涅槃妙心而为实相印。”

摩诃迦叶与佛心相印,传承了“正法眼藏,涅槃妙心”的无上心法,这便是禅宗第一公案:拈花微笑。迦叶尊者在佛陀涅槃后承担起佛法流传的责任,此后化缘将近,他将正法印传给阿难尊者,然后来到鸡足山示现入灭,进入久远的禅定中。教外别传的这一正法眼藏,就这样开始在娑婆世界代代相传。

直至菩提达摩禅师,禅宗法脉在印度传承的祖师共经历了二十八位,被尊为“西天二十八祖”:第一祖摩诃迦叶尊者、第二祖阿难尊者、第三祖商那和修尊者、第四祖优波鞠多尊者、第五祖提多迦尊者、第六祖弥遮迦尊者、第七祖婆须蜜尊者、第八祖佛陀难提尊者、第九祖伏陀蜜多尊者、第十祖胁尊者、第十一祖富那夜奢尊者、第十二祖马鸣大士、第十三祖迦毗摩罗尊者、第十四祖龙树尊者、第十五

祖迦那提婆尊者、第十六祖罗喉罗多尊者、第十七祖僧迦难提尊者、第十八祖迦耶舍多尊者、第十九祖鸠摩罗多尊者、第二十祖闍夜多尊者、第廿一祖婆修盘头尊者、第廿二祖摩奴拏罗尊者、第廿三祖鹤勒那尊者、第廿四祖师子尊者、第廿五祖婆舍斯多尊者、第廿六祖不如蜜多尊者、第廿七祖般若多罗尊者、第廿八祖菩提达摩尊者。

法脉传到达摩祖师，祖师遵循第廿七祖般若多罗尊者的教言，将此正法眼藏带入中土，因此成为东土初祖，在东土传到六祖，衣钵便不再传。“东土六祖”为：初祖达摩祖师、二祖慧可大师、三祖僧璨大师、四祖道信大师、五祖弘忍大师、六祖慧能大师。以心传心的法门在中国落地生根，至六祖慧能大师后，一花开出五叶，直至今日，依旧灯灯相传，绵延不绝。

达摩东来及传法：顿悟禅法初入中土

初祖菩提达摩大师，是南印度国香至王的第三个儿子。当时二十七祖般若多罗来到此国，将法传给这位王子，并为他取法名“达摩”，意味“博通”，即已经通达一切佛法，并告知他往后会前往震旦（中国）弘法利生，但暂不可远游，否则会令东土的佛法不能光大。《佛祖统记》中记载了这段历史：“（达摩祖师）自出家后，遇二十七祖般若多罗，付以大法。谓曰：‘吾灭后六十年，当往震旦行化。’多罗既亡，师演道国中，久之，思震旦缘熟，即至海滨，寄载商舟，以梁大通元年达南海。”般若多罗尊者还对达摩祖师授记了很多未来将会发生的事，预言了佛教发展和教派的兴衰。达摩大师遵循师父的教诲，恭承教义，在师父身边承侍四十年无所懈怠，等到师父圆寂之后便在本国演说佛法，教化人民，直到其师灭度六十七年后，方才前往中国，广设教法。

达摩祖师用了三年时间，历尽艰难曲折来到中国。到达中国后，梁武帝热情接待，为其接风洗尘，以宾客相待。武帝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广造塔庙、供僧设斋，见到达摩祖师后问：“朕即位以来，造寺、写经、度僧不可胜数，有何功德？”尊者答道：“并无功德。”武帝惊问道：“何以并无功德？”尊者答：“这只是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随形，虽有非实。”武帝又问：“如何是真实功德？”尊者道：“净智妙圆，体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于世求。”武帝问：“如何是圣人所求的第一义谛呢？”尊者答：“廓然浩荡，本无圣贤。”武帝问：“对朕者谁？”尊者道：“我不认

识。”由于话不投机，大师告辞武帝，北上而去。

路过南京，在法会上见神光法师讲经，有天花乱坠、地涌金莲的境界，祖师因之提问：“你在这里做什么？”神光说：“正在讲经。”祖师说：“你说法无用，白的是纸，黑的是字，你教不了别人了生死。”神光用铁念珠朝达摩祖师的脸上打去，祖师门牙被打掉两颗。圣人的牙齿如果掉落在地上，当地便会大旱三年，达摩祖师慈悲众生，将这两颗门牙吞到肚中，留下“打落门牙和血吞”之说。此后祖师一言不发，转身走出道场，渡江来到河南嵩山少林寺，在此面壁。

当晚神光法师便遭无常鬼来索命，黑白无常对他说：“我们奉阎罗王的命令，请你去喝茶，谈谈你讲了多少经，念了多少经，还有多少经没有讲没有念。”神光一听，吓得魂飞九霄云外。他知道寿命将终，便问道：“谁能了生死，不受阎王所管？”无常鬼说：“就是刚才那个满脸大胡子、被你打掉两颗牙齿的黑和尚。”神光一听，后悔不已，于是向无常鬼请求：“能否给我一些时间？等我学到了生死之法，便跟你们走！”无常鬼同情地说：“可以，不过速去速回！”神光日夜赶路，急追祖师，追到嵩山，远见祖师面壁而坐，急忙来到达摩祖师面前，恭恭敬敬地顶礼忏悔：“请和尚慈悲，宽恕弟子，赐弟子了生死之法吧！”达摩祖师连头都没有回，继续打坐。神光就这样长跪不起，这一跪就是九年。

到了某一年的十二月九日夜，天下大雪，神光依旧坚立不动，黎明时积雪甚深。达摩祖师怜悯地问道：“你久久立在雪中，要求什么呢？”神光流着泪悲伤地说：“唯愿和尚慈悲，开甘露门，广度众生。”祖师说：“诸佛无上妙道，旷劫精勤，难行能行，难忍能忍，怎么是以小德小智、轻心慢心能够获得的呢？除非天降红雪，我传法给你。”神光听到这样的海勉，立即取出利刃，自断左臂，瞬间血染白雪。天未降红雪，断臂染红之。达摩祖师知道他是法器，说道：“诸佛最初求道，为法忘却身躯，你现在在我面前断臂，求法之心尚可。”神光于是说：“我心不安，请祖师



达摩面壁图

为我安心。”达摩祖师说：“你把心拿来，我为你安。”神光听闻此言，困顿无比，说：“我找心找不到啊！”祖师说：“我已将你的心安好了。”神光听了达摩的回答，豁然大悟。于是达摩祖师为其改名慧可，传付禅宗法脉。后来慧可成为东土第二祖。这是禅宗史上最为著名、最重要的传法公案。

达摩祖师圆寂后两年，东魏使臣宋云从西域返回洛京。在途经葱岭时，迎见祖师一手拄着锡杖，一手掂着一只鞋子，身穿僧衣，赤着双脚，由东往西而来。二人相遇后，宋云急忙停步问道：“师父您往哪里去？”祖师回答说：“西天去。”这便是“只履西归”的公案，在后世传为佳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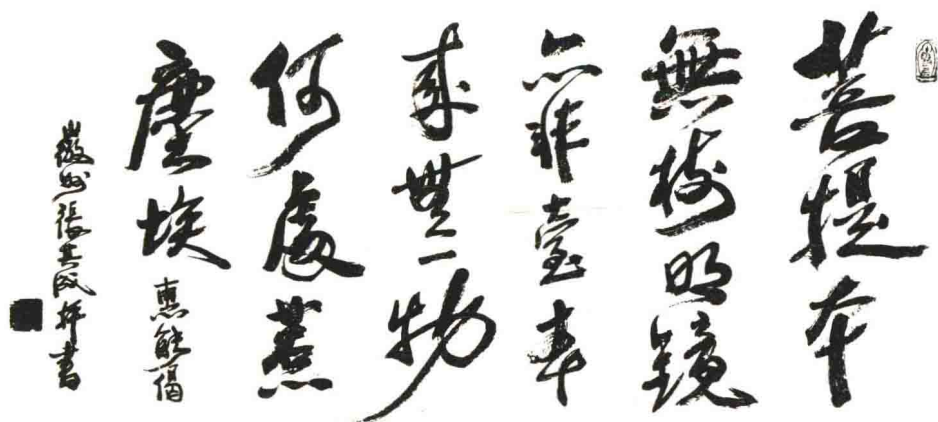
自古以来，禅宗学人求法，都要参问一句：“如何是祖师西来意？”西来传法的高僧里，达摩祖师是禅宗的开山祖师，禅门五家七宗几乎占据了汉传佛教的半壁江山，直到今天依旧如此。禅宗不断内化为中华文化的鲜活血液，也深刻影响了世界多地的社会与文化。

六祖其人及革命：佛教的彻底中国化

慧能大师（638—713年），唐朝人，是中国禅宗的第六祖。俗姓卢，先世河北范阳（今涿州市）人，后父亲被贬官到岭南新州（今广东新兴）。大师幼年丧父，家境贫困，靠卖柴供养母亲。有一天，送柴至客店，听见有人持诵《金刚经》，颇有领会，便问此经从何处得来，客人告以从黄梅弘忍禅师处受持此经。大师遂生寻师访道之志，回到家把母亲安顿好后即北行寻师。

到黄梅东山后，弘忍大师问：“你从哪里来，想求什么呢？”慧能说：“弟子是岭南人，只求做佛！”弘忍大师说：“你是岭南人，又是獼獠，怎么能做佛？”慧能说：“人有南北，佛性哪里有南北？”弘忍大师遂命他随众劳动，在碓房舂米。有一天，弘忍大师准备传付衣法，命弟子们作偈呈验。神秀作了一偈：“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慧能在碓房听见一位童子诵读这首偈颂，知道还未见本性，于是另作一偈，请人写在墙壁上。偈语说道：“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众人见此偈语，都惊异万分。弘忍大师见了，于夜间召慧能入室，传与衣钵，并立即送他去往九江渡口，叮嘱他暂时往南方去，待时行化。

慧能在四会、怀集二县隐遁了十多年，一日心想：“应当是出来弘法的时候了，



不能永远隐遁下去。”于是来到广州法性寺，值印宗法师讲《涅槃经》。有二僧辩论风幡义理，一个说风动，一个说幡动，争论不已，慧能便进言：“不是风动，也不是幡动，是仁者的心动！”大家听了颇为诧异。印宗法师便延请他至上席，请问深义，慧能回答言简理当。印宗法师便问：“久闻黄梅衣法南来，莫非就是行者您吗？”印宗法师作礼请慧能将衣钵出示大众，慧能果然拿出来，大众都赞叹不已。印宗法师于是集众在树下为慧能剃发，又请名德智光律师等为他授具足戒。两个月后，慧能大师即于寺中为大众开示禅法。不久，他辞别众人回到曹溪宝林寺，此后在曹溪宝林寺说法三十余年，后圆寂于新州国恩寺，并留下金刚不坏肉身舍利。

慧能大师的禅法，舍离文字义解，直彻心源，去来自由，心体无滞。他说自心既不可攀缘善恶，也不可沉空守寂，须识自本心，达诸佛理。他并不以静坐敛心才算是禅，而是于一切时、一切行住坐卧中，体会禅的境界，教人只从无念着手，并不限于静坐一途。达摩祖师这位天竺高僧当年不远万里东来震旦，开创了一个令汉传佛教乃至中国文化满盘皆活的禅宗，六祖慧能正是这一格局的全面开拓者。他提出的“不立文字”“直指人心”，以近乎革命的方式完成了佛教的彻底中国化，严格遵循《般若经》的宗旨，不允许行者将明心见性预设成遥远的事，让人时刻谨记：一切善恶本性都是般若，大众本性都是佛。这种风范，使中华文明在盛唐时期化解了积滞的问题，规避了教条化的误区。

钱穆先生说：“在后代中国学术思想史上有两大伟人，对中国文化有其极大之影响，一为唐代禅宗六祖慧能，一为南宋儒家朱熹。……自佛教传入中国，到唐代已历四百多年，在此四百多年中，求法翻经，派别纷歧。积存多了，须有如慧能其人者出来完成一番极大的消的工作。他主张不立文字，以心印心，直截了当的当